魏晉的儒學

林　瑞　翰

一、三國時代魏的儒學

後漢儒學昌盛，太學生多至三萬餘人，然自黨錮之禍，繼之以黃巾、董卓之亂，學校頹毀，崇儒之風漸不復見。魏武輔漢，始復提倡儒學，令郡國各置學官，聚生徒講授。三國志魏志武帝紀建安八年七月令：

> 喪亂以來，十有五年，後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，吾甚傷之。其令郡國各修文學，縣滿五百戶置校官，選其鄉之俊選而教學之，庶幾先王之道不廢，而有以益於天下。

三國志魏志高柔傳，明帝即位，柔上疏曰：

> 臣聞尊道重學，聖人弘訓，褒文崇儒，帝者明義。昔漢末陵遲，禮義崩壞，雄戰虎爭，以戰陳爲務，遂使儒林之群，幽隱而不顯。太祖初興，愍其如此，在於撥亂之際，並使郡縣立教育之官。

於是儒學漸興。建安二十一年，魏武進爵魏王，以鄴爲魏都。建安二十二年，作泮宮於鄴城之南。（宋書禮志）時漢太學已壞，魏之泮宮乃成爲當時之最高學府。

魏武興學，蓋自荀彧發之。三國志魏志荀彧傳注引荀彧別傳：

> 是時征役草創，制度多所興復。彧嘗言於太祖曰：「昔舜分命禹、稷、契、皋陶，以揆庶績，敎化征伐，並時而用。及高祖之初，金革方殷，猶舉民能善敎訓者，叔孫通習禮儀於戎旅之間，世祖有投戈講藝、息馬論道之事。君子無終席之間違仁，今公外定武功，內興文學，使干戈戢睦，大道流行，國難方弭，六禮俱治，此姬旦宰周之所以速平也。既立德立功，而又兼立言，誠仲尼述作之意。顯制度於當時，揚名於後世，豈不盛哉！若須武事畢而後制作，以稽治化，於事未敏。宜集天下大才通儒，考論六經，刊定傳記，存古今之學，除其繁重，以一

聖眞，並隆禮學，漸敦教化，則王道兩濟。」或從容與太祖論治道，如此之類甚衆，太祖常嘉納之。

魏文帝黃初二年，詔復孔子之祀。三國志魏志文帝紀黃初二年正月壬午詔：

昔仲尼資大聖之才，懷帝王之器，當衰周之末，無受命之運。在魯衛之朝，教化乎洙泗之上。悽悽焉，遑遑焉，欲屈己以存道，貶身以救世。於時王公莫能用之，乃退考五代之禮，脩素王之事，因魯史而制春秋，就太師而正雅頌，俾千載之後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，仰其聖以成謀。咨，可謂命世之大聖，億載之師表者也。遭天下大亂，百祀墮壞，舊居之廟，毀而不脩，褒成之後，絕而莫繼，闕里不聞講誦之聲，四時不覩蒸嘗之位，斯豈所謂崇禮報功，盛德百世必祀者哉！其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，邑百戶，奉孔子之祀。令魯郡脩起舊廟，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，又於其外廣爲室屋以居學者。

黃初五年，遂立太學。三國志魏志文帝紀黃初五年四月：

立太學，制五經課試之法，置春秋穀梁博士。

三國志魏志王肅傳注引魏略：

從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，天下分崩，人懷苟且，綱紀既壞，儒道尤甚。至黃初元年之後，新主乃復始掃除太學之灰炭，補石碑之缺壞，備博士之員錄，依漢甲乙以考課，申告州郡，有欲學者皆遣詣太學。太學始開，有弟子數百人。

於是太學復粗具規模。

魏明帝即位，高柔上疏請闡明儒學。三國志魏志高柔傳，柔上疏曰：

陛下臨政，允迪睿哲，敷弘大猷，光濟先軌。然今博士皆經明行修，一國清選，而使遷除限不過長，懼非所以崇顯儒術，帥勵怠惰也。孔子稱舉善而教不能則勸，故楚（楚元王）禮申公，學士銳精，漢（漢光武）隆卓茂，搢紳競慕。臣以爲博士者，道之淵藪，六藝所宗，宜隨學行優劣，待以不次之位，敦崇道教，以勸學者。

明帝納其議。太和二年，下詔崇儒。三國志魏志明帝紀太和二年六月詔：

尊儒貴學，王教之本也。自頃儒官或非其人，將何以宣明聖道？其高選博士才任待中、常侍者，申敕郡國貢士，以經學爲先。

太和四年，復下詔崇儒。三國志魏志明帝紀太和四年二月壬午詔：

> 世之質文，隨教而變。兵亂以來，經學廢絕，後生進趣，不由典謨，豈訓導未洽，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！其郎吏學通一經，才任牧民，博士課試，擢其高第者亟用，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皆罷遣之。

魏齊王正始中，常集群臣講論經籍，使太常於辟雍行釋奠禮。三國志魏志齊王紀：

> 正始二年二月，帝初通論語，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於辟雍，以顏淵配。
>
> 正始五年五月癸巳，講尚書經通，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，以顏淵配。
>
> 正始七年十二月，講禮記通，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，以顏淵配。

晉書禮志：

> 魏正始中，齊王每講經遍，輒使太常釋奠先師於辟雍。

又曰：

> 禮，始立學必先釋奠於先聖先師，及行事必用幣。漢世雖立學，斯禮無聞。魏齊王正始二年二月，帝講論語通，五年五月，講尚書通，七年十二月，講禮記通，並使太常釋奠以太牢，祠孔子於辟雍，以顏回配。

高貴鄉公之世，復行鄉射飲酒之禮，自漢明帝永平二年行是禮，至是幾二百年。三國志魏志高貴鄉公紀，甘露三年六月丙寅詔曰：

> 夫養老興教，三代所以樹風化垂不朽也，必有三老五更以崇至敬，乞言納誨，著在惇史，然後六合承流，下觀而化，宜妙簡德行以充其選。關內侯王祥，履仁秉義，雅志淳固，關內侯鄭小同，溫恭孝友，帥禮不忒，其以祥爲三老，小同爲五更，車駕親率群司，躬行古禮焉。

晉書禮志：

> 禮有三王養老膠庠之文，饗射飲酒之制，周末淪廢。漢明帝永平二年三月，帝始率群臣，躬養三老五更於辟雍，行大射之禮。郡國縣道（縣有蠻夷曰道）行鄉飲酒於學校，皆祠先聖先師周公孔子，牲以太牢，孟冬亦如之。及魏高貴鄉公甘露二年（三國志魏志高貴鄉公紀在三年），天子親率群司行養老之禮。於是王祥爲三老，鄭小同爲五更。其儀注不存，然漢禮猶在。

甘露元年，高貴鄉公幸太學，與博士淳于俊、庾峻、馬照等講論經籍。三國志魏志高貴鄉公紀甘露元年四月丙辰：

> 帝幸太學，問諸儒曰：「聖人幽贊神明，仰觀俯察，始作八卦，後聖重之爲六十四，立爻以極數，凡斯大義，罔有不備。而夏有連山，殷有歸藏，周曰周易。易之書，其故何也？」易博士淳于俊對曰：「包羲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，神農演之爲六十四，黃帝堯舜通其變，三代隨時，質文各繇其事故。易者，變易也，名曰連山，似山出內氣，連天地也，歸藏者，萬事莫不歸藏於其中也。」帝又曰：「若使包羲因燧皇而作易，孔子何以不云燧人氏沒，包羲氏作乎！」俊不能答。

又曰：

> 講易畢，復命講尚書。帝問曰：「當堯之時，洪水爲害，四凶在朝，宜速登賢聖，濟斯民之時也。舜年在既立，聖德光明，而久不進用，何也？」博士庾峻對曰：「堯咨嗟求賢，欲遜己位，嶽曰：『否德忝帝位。』堯復使嶽揚舉仄陋，然後薦舜。薦舜之本，實由於堯，此蓋聖人欲盡衆心也。」帝曰：「堯既聞舜而不登用，又時忠臣亦不進達，乃使嶽揚仄陋而後薦舉，非急於用聖恤民之謂也。」峻對曰：「非臣愚見所能逮及。」

又曰：

> 於是復命講禮記。帝問曰：「太上立德，其次務施報，爲治何由而教化各異？皆脩何政而能致於立德，施而不報乎？」博士馬照對曰：「太上立德，謂三皇五帝之世，以德化民。其次報施，謂三王之世，以禮爲治也。」帝曰：「二者致化，薄厚不同，將主有優劣邪？時使之然乎？」照對曰：「誠由時有樸文，故化有薄厚也。」

魏齊王正始中，又立石經於太學堂前西側。先是漢靈帝光和年間，立石經於太學講堂前東側，至是以漢石經殘缺不全，詔復立焉，備古、篆、隸三體，世久謂之三字石經。水經穀水注：

> 漢靈帝光和六年，刻石鏤碑，載五經，立於太學講堂前，悉在東側。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、光祿大夫楊賜、諫議大夫馬日磾、議郎張訓、韓說、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，靈帝許之。邕乃自書丹於碑，使工鐫刻，立於太學門外，於是後儒晚學，咸取正

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

焉。及碑始立，其觀視及筆寫者車乘日千餘輛，塡塞街陌矣。今碑上悉銘刻蔡邕等名。魏正始中，又立古、篆、隸三字石經，樹於堂西。石長八尺，廣四尺，列石於其下。碑石四十八枚，廣三十丈。世代不同，物不停故，石經淪缺，存半毀幾，駕言永久，諒用憮焉。

可知自魏武輔漢，歷魏文帝、明帝、齊王、高貴鄉公諸朝，皆頗留意儒學之發展。然時俗旣重老莊而輕經史（晉書庾峻傳），博士之選任又輕，學多褊狹（三國志魏志杜恕傳注引魏略），而諸生多以避役入學，非眞篤志儒業（三國志魏志王肅傳注引魏略，劉馥傳馥子靖陳儒訓之本疏），遂使魏之太學，空有其名，而未能復兩漢之盛。

二、三國時代蜀、吳的儒學

三國時代，蜀、吳亦各立太學。

晉人文立嘗入蜀太學，師事譙周。晉書儒林傳：

文立字廣休，蜀時遊太學，專毛詩、三禮，師事譙周。門人以立爲顏回，陳壽、李虔爲游、夏，羅憲爲子貢。

蜀先主時，有博士許慈、胡潛及典學校尉來敏。三國志蜀志許慈傳：

慈善鄭氏學，治易、尙書、三禮、毛詩、論語。建安中，與許靖等俱自交州入蜀。時又有胡潛，雖學不沾洽，然卓犖彊識，祖宗制度之儀，喪紀五服之數，皆指掌畫地，舉手可采。慈、潛並爲博士。

三國志蜀志來敏傳：

敏涉獵書傳，善左氏春秋。先主定益州，署敏典學校尉。

蜀復有勸學從事、典學從事，掌州學。三國志蜀志尹默傳：

默精於左氏春秋。先主定益州，領牧，以爲勸學從事。

三國志蜀志譙周傳：

周耿古篤學，研精六經。建興中，丞相亮領益州牧，命周爲勸學從事。大將軍蔣琬領刺史，徙爲典學從事，總州之學者。後主立太子，以周爲僕，轉家令，遷光祿大夫，雖不與政事，以儒行見禮。

譙周爲蜀之碩儒，蜀亡，晉徵爲散騎常侍，封陽城亭侯。著有法訓八卷、

五經然否論五卷、古史考二十五卷，並見隋書經籍志。

吳至景帝永安元年始立儒學。宋書禮志：

> 孫休永安元年詔曰：「古者建國，教學爲先，所以導世治性，爲時養器也。自建興（吳廢帝年號）以來，時事多故，吏民頗以目前趨務，棄本就末，不循古道。夫所尚不淳則傷化敗俗，其按舊置學官，立五經博士，覈取應選，加其寵祿，科見史之中及將吏子弟有志好者，各令就學。一歲課試，差其品第，加以位賞，使見之者樂其榮，聞之者美其譽，以淳王化，以隆風俗。」於是立學。

然三國之世，吳人多不務經術（三國志吳志韋曜傳），故儒學不振。惟漢末之亂，中原儒士避亂江東者及若干宿學之士，頗能修其故業，其著者有士燮、張昭、張紘、嚴畯、程秉、闞澤、唐固、虞翻、陸績等。

士燮：三國志吳志士燮傳：

> 燮少遊學京師，治左氏春秋。舉茂才，除巫令，遷交阯太守。燮體器寬厚，謙虛下士，中國士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。耽玩春秋，爲之注解。

張昭：三國志吳志張昭傳：

> 昭少好學，博覽衆書。漢末大亂，徐方士民多避難揚土，昭皆南渡江。孫策創業，命昭爲長史。孫權稱尊號，拜輔吳將軍，封婁侯。昭在里宅無事，乃著春秋左氏傳解及論語注。

張紘：三國志吳志張紘傳：

> 紘少遊京師，避難江東，孫策創業，遂委質焉。

注引吳書：

> 紘入太學，事博士韓宗，治京氏易、歐陽尚書，又於外黃從濮陽闓受韓詩及禮記、左氏春秋。

嚴畯：三國志吳志嚴畯傳：

> 畯少耽學，善詩、書、三禮。著孝經傳，傳於世。

程秉：三國志吳志程秉傳：

> 秉逮事鄭玄，後避亂交州，博通五經，士燮命爲長史。孫權聞其名，以禮徵秉。著周易摘、尚書駁、論語弼，凡三萬餘言。

闞澤：三國志吳志闞澤傳：

> 澤究覽群籍，兼通曆數。孫權稱尊號，以澤爲尚書。嘉禾中，爲中書

令，加侍中。赤烏五年，拜太子太傅，領中書如故。澤以經文多，難得盡用，乃斟酌諸家，刊約禮文及諸注說以授二宮（孫登及孫和），又著乾象曆注以正時日。每朝廷大議，經典所疑，輒諮訪之，以儒學勤勞封都鄉侯。

隋書經藉志，乾象曆三卷，吳太子太傅闞澤撰。舊唐書經藉志，乾象曆，闞澤撰，閔詳注，未著卷數。又乾象曆三卷，未著撰者姓名。新唐書藝文志，劉洪乾象曆三卷，闞澤注。按吳志闞澤傳，曆當是劉洪撰，闞澤注。

唐固：三國志吳志闞澤傳附唐固傳：

固亦修身積學，稱爲儒者，著國語、公羊、穀梁傳注，講授常數十人。

隋書經藉志，春秋穀梁傳十三卷，唐固注；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一卷，唐固注。舊唐書經藉志、新唐書藝文志並作春秋穀梁傳十二卷，餘同。

虞翻：三國志吳志虞翻傳：

翻會稽餘姚人也，太守王朗命爲功曹。孫策征會稽，翻歸策，復命爲功曹，出爲富春長。州舉茂才，漢召爲侍御史，曹公爲司空辟，皆不就。翻與少府孔融書，幷示以所著易注。融答書曰：「聞延陵之理樂，覩吾子之治易，乃知東南之美者，非徒會稽之竹箭也。」孫權以爲騎都尉。翻數犯顏諫爭，權不能悅，又性不協俗，多見毀謗。權與張昭論及神仙，翻指昭曰：「彼皆死人，而語神仙，世豈有仙人也。」權積怒非一，遂徙翻交州。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，門徒常數百人。又爲老子、論語、國語訓注，皆傳於世。

隋書經籍志，周易九卷，虞翻注；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一卷，虞翻注；又梁有虞翻注老子二卷，虞翻注論語十卷。虞翻五世傳易，三國志吳志虞翻傳注引虞翻別傳，翻初立易注，奏上曰：

臣高祖父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，曾祖父故平輿令成纘述其業，至臣祖父鳳爲之最密，臣先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於鳳，最有舊書，世傳其業，至臣五世。前人通講，多玩章句，雖有祕說，於經疏闊。臣生遇世亂，長於軍旅，習經於枹鼓之間，講論於戎馬之上，蒙先師之說，依經立法。所覽諸家解，義有不當實，輒悉改定，以就其正。

孫權自少歷覽書傳，惟不讀易（三國志吳志呂蒙傳注引江表傳），故虞翻雖研精於易，而不爲孫權所喜。

陸績：三國志吳志陸績傳：

績博學多識，星曆算數，無不該覽。孫權統事，辟爲奏曹掾，出爲鬱林太守，加偏將軍。績意在儒雅，雖有軍事，著述不廢。注易釋玄（揚雄太玄經），皆傳於世。

隋書經籍志，揚子太玄經十卷，陸績、宋衷撰。撰當作注。舊唐書經藉志，揚子太玄經十二卷，揚雄撰，陸績注，新唐書藝文志同。

三、兩晉的儒學

魏太學生多以避役而入學。三國志魏志王肅傳注引魏略：

太和、青龍中（太和、青龍皆魏明帝年號），中外多事，人懷去就，雖性非解學，多求諸太學。太學諸生有千數，而諸博士多麤疏，無以教弟子。弟子本以避役，竟無能習學。

三國志魏志劉馥傳，馥子衛尉劉靖上疏陳儒訓之本：

夫學者，治亂之軌儀，聖人之大教也。自黃初（魏文帝年號）以來，崇立太學二十餘年，而寡有成者，蓋由博士選輕，諸生避役，高門子弟，恥非其倫，故無學者。雖有其名，而無其人，雖設其教，而無其功。

晉興，承魏之緒，太學生多至七千餘人。晉武帝以太學諸生避役者衆，乃詔加沙汰。宋書禮志：

泰始八年，有司奏太學生七千餘人，才任四品聽留（謂經中正官品第在四品以上者）。詔已試經者留之，其餘遣還郡國，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學。

咸寧四年，立國子學，隸屬太學。晉書職官志：

咸寧四年，武帝初立國子學，定置國子祭酒、博士各一人，助教十五人，以教生徒。博士皆取履行清淳、通明典義者若散騎常侍、中書侍郎、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應試。

宋書禮志、晉書武帝紀並云立國子學在咸寧二年。何以稱爲國子，宋書禮志曰：

臺灣大學學報期刊資料庫

咸寧二年，起國子學，蓋周禮國之貴遊子弟，所謂國子受教於師氏者也。

周禮「以立德教國子」（地官師氏），晉國子學蓋取斯義。咸寧國子學爲我國有國子學之始。晉武帝立國子學，其意在分士庶，別貴賤。貴胄入國子學，庶人子弟入太學。南齊書禮志，齊明帝永泰元年國子助教曹思文上表：

晉初太學生三千人，既多猥雜，惠帝時欲辨其涇渭，故元康三年始立國子學，官品第五以上（中正官品第在五品以上）得入國學（即國子學）。太學之與國學，斯是晉世殊其士庶，異其貴賤耳。

曹思文稱晉惠帝元康三年立國子學蓋誤，當是元康三年對太學生作另一次之沙汰。官品第五謂士經中正官品第在第五品（時將人物分爲九品），非謂任官至第五品。是時官秩以祿爲準，稱爲祿秩，如云官至萬石、二千石、六百石等，至南朝梁時始以班次多少爲高低，稱爲班秩，北魏始改爲品秩，分百官爲九品，各有正從。

東晉學官，數經興廢。晉元帝建武元年，始立太學。晉書元帝紀，建武元年十一月丁卯：

立太學。

建武立學，蓋王導所創議。晉書王導傳：

于時軍旅不息，學校未修，導上書曰：「夫風化之本在於正人倫，人倫之正在乎設庠序。庠序設，五教明，德禮洽通，彝倫攸敘，而有恥且格。自頃皇綱失統，頌聲不興，于今將二紀矣，非所以端本靖末之謂也。誠宜經綸稽古，建明學校，闡明六藝以訓後生，使文武（文王、武王）之道墜而復興，俎豆之儀幽而更彰。擇朝之子弟，並入于學，選明博修禮之士而爲之師。化成俗定，隆教貴道，莫尚於斯。」帝甚納之。

當時所立博士凡九人，即周易王氏、尚書鄭氏、古文尚書孔氏、毛詩鄭氏、周官鄭氏、禮記鄭氏、左傳杜氏、左傳服氏、論語孝經鄭氏。於是荀崧上書請增置儀禮鄭氏、周易鄭氏、公羊傳、穀梁傳各一人。詔穀梁傳以膚淺不置，餘如所請，會王敦難作，遂寢不行。晉書荀崧傳：

元帝踐阼，轉太常。時方修學校，簡省博士，置周易王氏、尚書鄭氏、古文尚書孔氏、毛詩鄭氏、周官、禮記鄭氏、春秋左氏傳杜氏、服氏、

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

論語孝經鄭氏，凡九人，其儀禮、公羊、穀梁及鄭氏易皆不置。崧以爲不可，乃上疏曰：「自喪亂以來，儒學尤寡。今處學則闕朝廷之秀，仕朝則廢儒學之俊，宜憲章令軌，祖述前典。世祖武皇帝應運登禪，崇儒興學，經始明堂，營建辟雍，置博士十九人，選張華、劉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。自頃中夏殄瘁，講論遏密，斯文之道，將墜於地。陛下聖哲龍飛，恢崇道教，樂正雅頌，於是乎在。江揚二州，先漸聲教，學士遺文，於今爲盛。然方疇昔，猶千之一。伏聞節省之制，皆三分置二。博士舊置十九人，今五經合九人，準古計今，猶未能半，宜及節省之制，以時施行。今九人以外，猶宜增四。宜爲鄭易置博士一人、鄭儀禮博士一人、春秋公羊博士一人、穀梁博士一人。臣以爲三傳雖同曰春秋，而發端異趣，於理不可得共，博士宜各置一人，以博其學。」元帝詔群臣博議，議者多請從崧所奏。詔曰：「穀梁膚淺，不足置博士，餘如奏。」會王敦之難，不行。

建武之學不盛，幾近廢罷，故晉書儒林傳云：「元帝雖尊儒勸學，亟降於綸言，東序西膠，未聞於弦誦。」

成帝咸康三年，用袁瓌、馮懷議，立國子學，穆帝永和八年復廢。宋書禮志：

晉成帝咸康三年，國子祭酒袁瓌、太常馮懷上疏曰：「臣聞先王之教也，崇典訓、明禮學以示後生，道萬物之性，暢爲善之道也。疇昔陵替，喪亂屢臻，儒林之教暫頹，庠序之禮猶闕，國學索然，墳卷莫啓，有心之徒，抱志無由。昔魏武身親介冑，務在武功，猶尚息奎披覽，投戈吟詠，況今陛下以聖明臨朝，百官以虔恭莅事，朝野無虞，江外靜謐，如之何泱泱之風漠焉無聞，洋洋之美墜於聖世乎！古人有言，詩書，義之府，禮樂，德之則。實宜留心經籍，闡明學義，使諷誦之音，盈於京室，味道之賢，典謨是詠，豈不盛哉！」疏奏，帝有感焉。由是議立國學，徵集生徒，而世尚老莊，莫肯用心儒訓。穆帝永和八年，殷浩西征，以軍興罷遣，由此遂廢。

孝武帝太元元年，謝石又陳請立國子學。宋書禮志：

晉孝武帝太元元年，尚書謝石上陳曰：「立人之道曰仁與義，翼善輔性唯禮與學，雖理出自然，必須誘導，故洙泗闡弘道之風，詩書垂軌

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資料庫

教之典。大晉受命，值世多阻，雖聖化日隆，而王道未備，庠序之業，或廢或興，遂令陶鑄闕日用之功，民性靡素絲之益。請興復國學，以訓胄子。」

太元十年，遂立國子學。晉書孝武帝紀：

太元十年二月，立國學。

太元立學，又見於宋書五行志：

晉孝武帝太元十年正月，立國子學。學生多頑囂，因風放火，焚房百餘間。是後考課不厲，賞黜無章，有育才之名，無收賢之實。

晉學有名無實，晉書儒林傳亦嘗言之：

有晉始自中朝，迄於江左，莫不崇飾華競，祖述虛玄，擯闕里之典經，習正始之餘論，指禮法爲流俗，目縱誕爲清高，遂使憲章弛廢，名教頹毀。

故晉代雖亦增飾儒學，而終不若兩漢之盛。

晉又循漢魏之制，行釋奠及鄉飲酒之禮。晉書武帝紀，泰始六年十二月：

幸辟雍，行鄉飲酒之禮。

咸寧三年及惠帝元康九年，復行其禮，見晉書禮志，泰始五年及元康五年亦行鄉飲之禮，見太平御覽卷五三五引晉尚書大事。又晉書禮志：

惠帝、明帝之爲太子及愍懷太子講經竟，並親釋奠於太學。太子進爵於先師，中庶子進爵於顏回，成、穆、孝武三帝亦皆親釋奠。

漢、魏鄉飲、釋奠皆在辟雍，晉則鄉飲於辟雍，釋奠於太學。

綜上所論，晉代儒學受正始玄風之影響，較之兩漢爲衰替，然仍有若干大儒碩學，或仕於朝，或隱在民間，潛心研述，以傳承儒學爲志，其著者有下舉諸人。

杜預：晉書杜預傳：

預敏於事而愼於言，既立功之後（滅蜀、平吳），從容無事，乃耽思經籍，爲左氏經傳集解，又參考衆家譜第，謂之釋例，備成一家之學。

三國志魏志杜畿傳注引王隱晉書云：

預智謀淵博，明於理亂。大觀群典，謂公羊、穀梁詭辯之言，又非先儒說左氏，未究丘明意而橫以二傳亂之，乃綜錯微言，著春秋左氏經傳集解，又參考衆家，謂之釋例，備成一家之學。

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

隋書經籍志有春秋左氏經傳集解三十卷、春秋釋例十五卷，並杜預撰。隋志又著錄杜氏服氏注春秋左傳十卷，春秋左氏傳評二卷。杜預注左傳、服虔注左傳，晉世並列於學官。又隋志著錄梁有服虔杜預春秋左氏傳音三卷，隋亡。

陳邵：晉書儒林傳：

邵以儒學爲燕王師，撰周禮評。

隋書經籍志有陳邵周官禮異同評十二卷，蓋即是書。

劉兆：晉書儒林傳：

兆博學洽聞，溫篤善誘，從受業者數千人。武帝時五辟公府，三徵博士，皆不就。安貧樂道，潛心著述，不出門庭數十年。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，諸儒是非之議紛然，互爲讎敵，乃思三家之異，合而通之。周禮有調人之官，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，皆論其首尾，使大義無乖，時有不合者，舉其短長以通之。又爲春秋左氏解，名曰全綜公羊穀梁解詁，皆納經傳中，朱書以別之。又撰周易訓注，以正動二體互通，其文凡所讚述百餘萬言。

隋書經籍志著錄劉兆春秋公羊穀梁傳十二卷，舊唐書經籍志作春秋公羊穀梁左氏集解十一卷，新唐書藝文志作三家集解，蓋即是書。

氾毓：晉書儒林傳：

毓奕世儒素。時青土隱逸之士劉兆、徐苗皆務教授，惟毓不蓄門人，清淨自守。時有好古慕德者諮詢，亦傾懷開誘，以一隅示之。合三傳爲之解注，撰春秋釋疑。

徐苗：晉書儒林傳：

苗弱冠與弟賈就博士濟南宋鈞受業，遂爲儒宗，作五經同異評。性抗烈，輕財貴義，鄉鄰有死者，便輟耕助營棺槨，門生亡於家，即斂於講堂。遠近咸歸其義，師其行焉。

徐苗授徒見氾毓傳。

崔遊：晉書儒林傳：

遊少好學，儒術甄明，恬靜謙退。年七十餘，猶敦學不倦。撰喪服圖，行於世。

舊唐書經籍志，喪服圖一卷，崔遊撰。隋書經籍志作崔逸撰，逸字誤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范隆：晉書儒林傳：

隆好學修謹，博通經籍，無所不覽。著春秋三傳，撰三禮吉凶宗紀，甚有條義。

董景道：晉書儒林傳：

景道少而好學，千里追師。明春秋三傳、京氏易、馬氏尚書、韓詩，皆精究大義。著禮通論，非駁諸儒，演廣鄭旨。

續咸：晉書儒林傳：

咸性孝謹，敦重履道，貞素好學，師事京兆杜預，專春秋、鄭氏易，教授常數十人。

杜夷：晉書儒林傳：

夷少而淡泊，操尚貞素，博覽經籍百家之書，算曆圖緯，靡不畢覽。寓居汝潁之間，十載足不出門。閉門教授，生徒千人。

虞喜：晉書儒林傳：

喜博學好古，專心經傳，兼覽讖緯，著釋毛詩略，注孝經，爲志林三十篇，凡所注述數十萬言。

隋書經籍志，郭璞毛詩拾遺下注云：「梁又有毛詩略四卷，亡。」不知是否即虞喜書。隋書經籍志又著錄虞喜志林新書三十卷，下注云：「梁有廣林二十四卷，又後林十卷。」

范甯：晉書范甯傳：

甯少篤學，多所通覽。簡文帝爲相，將辟之，爲桓溫所諷，遂寢不行。溫薨之後，始解褐爲餘杭令。在縣興學校，養生徒，絜己修禮，志行之士，莫不宗之，朞年之後，風化大行。自中興以來，崇學敦教，未有如寧者也。初，甯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，遂沈思積年，爲之集解，其義精審，爲世所重。既而徐邈復爲之注，世亦稱之。

徐邈：晉書徐邈傳：

邈姿性端雅，勤行勵學，博涉多聞，下帷讀書，不遊城邑。孝武帝始覽典籍，招延儒學之士，邈既東州儒素（邈居京口），太傅謝安舉以應選。在西省侍帝（東晉宮城在揚州州廨西，故稱西省），雖口不傳章句，然開釋文義，標明旨趣，撰正五經音訓，學者宗之。所注穀梁傳，見重於時。

隋書經籍志，春秋穀梁傳集解十二卷，范甯撰。又春秋穀梁傳注十二卷、春秋穀梁傳義十卷，幷徐邈撰。范書今存，徐書惟存馬國翰輯本一卷，注義不分。

四、東晉時期偏霸諸國對儒學的保存

東晉偏霸諸國的儒學，可從河西、巴蜀及北方三方面來講。

張氏的前涼及李氏的西涼是此時期保存儒學頗著成績的地區。前涼主張軌自晉惠帝永寧元年據有河西，至晉孝武帝太元元年，其末主張天錫爲前秦所滅，凡九主，有國七十六年。晉書張軌傳：

> 軌少明敏好學，有器望姿儀典則。永寧初，出爲護羌校尉、涼州刺史。徵九郡（涼州部九郡：金城、西平、武威、張掖、西郡、酒泉、敦煌、西海、晉昌）胄子五百人，立學校，始置崇文祭酒，位視別駕，春秋行鄉射之禮。

又晉書隱逸傳：

> 祁嘉少清貧好學，博通經傳，精究大義，教授門生百餘人。張重華徵爲儒林祭酒，在朝卿士、郡縣守令彭和正等受業，獨拜牀下者二千餘人，天錫謂爲先生而不名。

可知前涼自張軌初臨涼州，至其末主張天錫，皆能尊崇儒學。前涼於諸偏霸之中，立國最久，雖因時勢，亦由國遠險阻。晉書張軌傳：

> 祕書監繆世徵、少府摯虞夜觀星象，相與言曰：「天下方亂，避難之國，唯涼土耳。張涼州德量不恆，殆其人乎！」

又晉書張軌傳史臣曰：

> 世逢多難，嬰五郡（涼州舊部五郡：金城、武威、張掖、酒泉、敦煌）以誰何，時遇兵凶，阻三邊而高視。非雖久安之地，足爲苟全之所。

國險地遠，外患不入，加以君主賢明，使儒學在河西得以保存。

西涼主李暠以晉安帝隆安四年據有西涼，宋武帝永初元年，嗣主李歆爲北涼所滅，有國二十一年。李暠在位，「立泮宮，增高門學生五百人。」又手令誡其諸子曰：「古今成敗，不可不知，退朝之暇，念觀典籍。」（晉書

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

涼武昭王李玄盛傳）故苻堅失敗以後，中原復陷於分裂，而儒學在河西仍能繼續得到保存。

巴蜀爲成漢所據（初國號成，後改曰漢），自李雄以下諸君多能致力於學。晉書李雄載記：

> 雄性寬厚，簡刑約法，甚有名稱，由是夷夏安之，威震西土。時海內大亂，而蜀獨無事，故歸之者相尋。雄乃興學校，立史官，聽覽之暇，手不釋卷。

晉書李班載記：

> 立爲太子，引名士王嘏、董融、文勰等以爲賓友。每謂融等曰：「觀周景王太子晉、魏太子丕、吳太子孫登文章識鑒，超然卓絕，未嘗不有愁色。何古賢之高明，後人之莫逮也。」

晉書李期載記：

> 期聰慧好學。

晉書李壽載記：

> 壽敏而好學，雅量豁然，少尚禮容。

又曰：

> 廣太學，起讌殿。

御覽卷一二〇引十六國春秋蜀錄：

> 醼禮於太學，舉明經者封好學侯。

醼與讌同，讌殿即行饗禮之所。可知成漢諸主皆重儒學，而使儒學在西南地區得以保存。

儒學在中原地區的保存和發展可分爲三時期。

晉元帝太興元年至穆帝永和八年爲第一期。此時期中原爲二趙所分據，其後前趙爲後趙所滅，後趙爲冉閔所滅，冉閔復爲前燕所滅。

前趙主劉曜漢化甚深，故頗知興學。晉書劉曜載記：

> 曜性拓落高亮，與衆不群，讀書志於廣覽，不精思章句。善屬文，工草隸，尤好兵書，略皆闇誦。

又曰：

> 曜立太學於長樂宮東，小學於未央宮西，簡百姓年二十五以下、十三以上，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，選朝賢宿儒明經篤學以教之。以中書監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劉均領國子祭酒，置崇文祭酒，秩次國子，散騎侍郎董景道以明經擢爲崇文祭酒。

後趙主石勒、石虎雖未嘗學問，亦不忘興學。晉書石勒載記：

勒以司、冀漸寧，立太學，簡明經善書吏，署爲文學掾，選將佐子弟三百人教之。

又曰：

太興（晉元帝年號）二年，勒僞稱趙王，署從事中郎裴憲、參軍傅暢、杜嘏並領經學祭酒，參軍續咸、庾景爲律學祭酒，任播、崔濬爲史學祭酒。勒親臨太、小學，考諸學生，經義尤高者，賞帛有差。命郡國立學官，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，弟子百五十人。三考脩成，顯升台府。於是擢拜太學生五人爲著作佐郎，錄述時事。

晉書石季龍載記（石虎字季龍，晉書避唐諱稱其字）：

下書令郡國立五經博士。初，勒置太、小學博士，至是復置國子博士、助教。

以二趙興學規模與東晉比較，尤勝於東晉，惜二趙國祚不長，故成效不著。

自晉穆帝永和八年至孝武帝太元八年爲第二期。此時期中原初爲前燕、前秦所分據，其後前燕爲前秦所滅。前燕自慕容廆以來，皆崇尚儒學，漢化甚深。晉書慕容廆載記：

平原劉讚儒學該通，引爲東庠祭酒（東庠、西序皆國學，見禮王制），其世子皝率國胄束脩受業焉。廆覽政之暇，親臨聽之，於是路有頌聲，禮讓興矣。

晉書慕容皝載記：

皝尚經學，善天文。

又曰：

皝遷都龍城，號新宮曰和龍，賜其大臣子弟爲官學生者號高門生。立東庠于舊宮，以行鄉射之禮，每月臨觀，考試優劣。皝雅好文籍，勤於講授，學徒甚盛，至千餘人。

慕容廆都棘城，慕容皝徙都龍城，慕容儁徙都薊，滅冉閔，復徙都鄴。晉書慕容儁載記：

臺灣人文與學術期刊資料庫

儁博覽圖書，有文武幹略。立小學於顯賢里以教胄子。

又曰：

儁雅好文籍，自初即位至末年，講論不倦，覽政之暇，唯與侍臣錯綜義理。

前秦自苻健立國於關中，亦垂意於興學。晉書苻健載記：

健垂心政事，優禮耆老，脩尚儒學。

苻堅在位，尤敦尚儒學，儒學在中原的發展於是達於極盛。晉書符堅載記：

堅廣修學官，召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充之，公卿以下子孫，並遣受學。其有學爲通儒，才堪幹事，清修廉直，孝悌力田者，皆旌表之。于是人人思勸，號稱多士。堅親臨太學，考學生經義優劣，品而第之。自是每月一臨太學，諸生競勸焉。

又曰：

堅行禮於辟雍，祀先師孔子，其太子及公族卿大夫之元子皆束脩釋奠焉。諸非正道典學，一皆禁之。

又曰：

堅臨太學，考學生經義，上第擢敘者八十三人。自永嘉之亂，庠序無聞，及堅之僭，頗留心儒學，王猛整齊風俗，政理稱舉，學校漸興。

又曰：

中外四禁二衛四軍長上將士皆令修學（武賁、羽林、上騎、異力爲禁旅四部，左軍、右軍、前軍、後軍爲鎮衛四軍，左衛、右衛爲二衛）。課後宮，置典學，立內司，以授于掖庭，選閹人及女隸有聰識者署博士以授經。

自晉孝武帝太元八年以後爲第三期。肥水之戰，前秦政權瓦解，群雄並起建國，後秦姚萇、姚興、南燕慕容德、北燕馮跋皆嘗注意儒學的發展。晉書姚萇載記：

萇立太學，禮先賢之後。下書留臺諸鎮各置學官，勿有所廢。考試優劣，隨才擢敘。

晉書姚興載記：

萇出征討，常留統後事。及鎮長安，甚有威惠。與其中書舍人梁喜、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洗馬范甯等講論經籍，不以兵難廢業，時人咸化之。

又曰：

興留心政事，包容廣納，一言之善，咸見禮異。天水姜龕、東平淳于岐、馮翊郭高等皆耆儒宿德，經明行脩，各門徒數百，教授長安，諸生自遠而至者萬數千人。興每於聽政之暇，引龕等于東堂，講論道藝，錯綜名理。涼州胡辯，苻堅之末，東徙洛陽講授，弟子千有餘人，關中後進，多赴之請業。興敕關尉曰：「諸生諮訪道藝，脩己厲身，往來出入，勿拘常限。」於是學者咸勸，儒風盛焉。

晉書慕容德載記：

建立學官，簡公卿以下子弟及二品士門（二品謂中正官品評入第二品）二百人爲太學生。

晉書馮跋載記：

跋下書曰：「自頃喪亂，禮崩樂壞，閭閻絕諷誦之音，後生無庠序之教，子衿之歎，復興于今，豈所以穆章風化，崇闡斯文，可營建太學。」以長樂劉軒、營丘張熾、成周翟崇爲博士，簡二千石以下子弟年十五以上教之。

以上爲東晉時代中國境內列國儒學發展的情形。儒學的發展有二個基本條件，其一是國家安定，朝野都有偃武修文的認識，其二是國力強盛，疆域廣闊，政令能遠及四方。當時各國除前秦、後秦以外，都未具備這二個基本條件，而前秦於肥水一戰，政權瓦解，後秦於姚興死後，即爲東晉所滅，儒學的發展於是受到阻礙。雖然如此，各國對保存儒學的努力，使儒學得到傳承，爲北魏發展儒學奠定基礎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